

大理历史故事丛书

生活的 乐章

短篇小说集

□ 赵之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非
外
借

大理历史故事丛书

生活的 乐章

短篇小说集

□ 赵之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乐章 / 赵之星著. — 昆明 :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87-1232-6

I. ①生… II. ①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0588号

责任编辑: 杨志能

封面设计: 张海亚

责任校对: 张舒园

责任印制: 翟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启方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印张: 10.75 字数: 230 千字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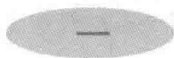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1	桥缘	193	夜走昆明
51	信念	196	意外损失
73	立脚点	199	连心埂
83	进城记	211	纳新团员
88	寿礼	219	女队长
93	山不转水转	246	明镜
101	46kg 尾欠数	250	呼唤
110	洱海“鱼司令”	265	月秀
124	希望	268	苦女
127	应石叔	279	杜大嫂下田
137	节外的枝	284	玉桃耳环
144	阿四婶的哀怨	294	房背后的秘密
151	金老贵成亲	298	飞
162	金老贵出门	309	林林和亮亮
173	生活的乐章	312	小骑手
180	苦药飘香	320	一朵大红花
190	春头秋尾	338	后记



桥 缘



桥生是在村边那座辉映桥旁生的，就取名桥生。桥生生在桥旁，死后也埋在桥旁。村里人都说，桥生这辈子和桥有缘。

大理苍山十九峰，一峰连一峰。两峰夹一条大深箐，形成了十八条溪流。溪流像十八条巨龙，摇头甩尾地耍了下来，截断玉带似的坝子，七弯八拐，窜入洱海，潜进龙宫。留下那壳壳，不造上座桥，就休想南来北往。

以前，百二苍洱之间的坝子里，有过四条贯通上关、下关的大路。倚苍山脚下，是“数休通”（烧香路），下来一节，是第二条“岛国通”（大官路），再下一节，是第三条“温通”（中路），第四条便是“戛保通”（洱边



路)。四条路每经过一条溪，必建一座桥，拢共是七十二座。或是长条石板、石条搭的，或是方石、大五面石镶砌的石拱桥。海边路上建的桥，都是石拱桥，从南到北，一十八座，从北到南，也是十八座。每座桥都有一个好听的桥名：“凤鸣桥”“镇西桥”“辉映桥”……

辉映桥称不上宏伟、壮观，可它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却是一座“神桥”，不同寻常的一景。它建于明末清初时期。年代不久远，历史不长悠。那造型倒也别具一格：成半圆形飞架在河溪上。站山坡上远观这桥，它在玉绿色的洱海水映衬下，仿佛像颗引龙珠，在阳光照耀下，耀眼夺目。海水满潮时，水位漫到桥西，这时，石拱桥像朵白浪花，又似绿屏上的银珠儿，引人神往。近观这石拱桥，桥基用的是海东麻石，质坚棱角分明，达口咬的紧，不易错位松动；桥面铺的是苍山盛产的青石条，浅绿色，在上面踩踏时间越久，表面层便呈平滑色；桥头东西两面，围着大理石栏杆间镶大理石板，用一根铁皮带来串连。石栏杆雕成狮子头，石板上除本身自然象形水纹花草图案外，还特意凿刻着凤翔龙腾，形成一幅幅“龙凤呈祥”图。在两边围杆上面正中，镶有一块桥名碑：二龙抢宝图中，是“辉映桥”三个隶体大字。由于多种原因，这座桥的东大半被洪水冲垮了。未垮的西小半，也摇摇欲坠。若再次洪灾，它将全部消逝。若想让它重现旧观，也许只能去画师笔下领略了。垮桥东面，架了一道便桥，以供行人过河。

桥畔，路的西边，是一片沙坝，地势比周围的田高，水引不上去。几经人们劳作，能种上包麦、芋头、洋芋或辣子之类作物，倒也划得来。先是集体的菜地、果园，后划成小块块，全分给



了社员。其中有一小块，两分面积，紧靠河岸，近挨辉映桥。荒着，却有一塚新坟。坟头没有镶大理石墓碑。右侧却立一块一米长、二尺宽的碑。碑面上雕二龙抢宝图，正中刻有“辉映桥”三个隶体大字。也是大理石的，因有了些年代，颜色有些暗黑了。

这是桥生老倌的坟，坟头向东北角，正对“辉映桥”。

这里的白族村寨，有一个村同姓一姓的，也有几姓的。一姓也好，几姓也罢，都分为几个大家族，又称“本家”。大本家下面又分几支几脉的小本家。大本家有大本家的坟地，小本家有小本家的坟地。不只选一个地点，而是分布在好几处。坟地是本家族按门户摊派，出钱买下的。绝大多坟地在苍山脚，也有在山坡上的。本家族的坟地，仅限葬本家族的死人，外家族是绝不能侵犯葬入的。倘若是本家族者，不属正常亡故的，也无资格去葬大坟地，只能埋另一种地方。平坝里，过世的老人是不埋的。无论贫富贵贱，都要送上大坟地。

桥生老倌是李家家族人氏，纯属正常死亡。按老规矩，葬大坟地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却没被埋到该埋的地方，孤孤单单地守在这里。

这里离村不远，仅隔半里路。村叫十官村。他家就在这个村。家里还有个老伴，比他小十岁，是年五十七。他还有儿女子孙。两个儿子在单位做事，大儿子谷旺任水利局局长，二儿子麦黄是文物管理所所长，大姑娘田秀嫁五里塘，丈夫是物资局经理，二姑娘地花嫁龙井寺，丈夫是乡镇建筑公司工程队队长。有这门官第权财，老倌死了却占不上祖坟地，谁说都想不透。

择坟地那晚，本家里的人聚一堂，提出要送他上三塔寺北头的那座小山坡上去。他老伴哭着不答应，说什么也要葬他在



这块旱地上。问她为什么。她不说就不说。争来执去，她才告诉众人：“你们不消多操心了，葬这儿，是老倌临终前嘱咐下来的。”

下葬那天，儿女们要给老父亲坟头镶块墓碑，老伴又不同意了。却叫人用手推车拉出藏在家里的那块“辉映桥”桥名碑，立是老倌坟头右侧。人们一片茫然……

二

天很晚了。这个时候，泥水匠宝树才回家。

他是帮助北头村的老岳母家去盖北灶房的。

现在村里的人也讲究起来了。盖大屋下石脚，要讲干斗石（即把毛石凿成平整、或方或条块，一块块拼砌起来，间缝空隙很小，砌成的这堵墙美观、大方又牢实，好处说不完）；盖间灶房（又称厨房），打墙不用石料，尽要沙砖（沙子拌石灰，通过蒸制工序而成）砌就，那颜色灰白色，入眼；窗户是玻璃钢窗，外还要竖几根钢筋防护；门是新式门，几块板子三道木楔拼成的太落后了；房头上立个高烟囱，也是用沙砖来砌；灶是回风灶，图省力省时还安瓦数不等的小电动鼓风机。宝树是个砖工能手。岳母家需要他帮忙，哪有不效劳之理？

村里晚饭迟。大工、小工、泥水匠、木匠坐拢饭桌，爱喝白的喝白，喜欢有色的喝有色的。慢慢饮，筷子在几盘几碟里挑过来翻过去，盯见合口味的了，才夹起往嘴里送。还要边吃边喝还边抽烟，又夹带一阵欢声笑语，一番“魁魁、六六……”，



本来能速战速决的一顿饭，硬是搞成拉锯式。酒足饭饱了，又是烟、又是茶，白话说破天。直到烦腻了，才想起回家。一看手腕上戴的那玩艺，时候不早了。

初四的月牙早落山，天上只有星星在眨眼。夜色很深，但能看得清路，即使是熟人，若谁也不说话，面对面走到脚跟前，却认不出谁是谁。

从北头村回十官村，走的是戛保通，当然也路过“辉映桥”。

宝树几分倦意几分醉意，摇晃在路途。

他想起了出门时别人对他的图玩带笑话。

“宝树，别回去了。你岳母留你住下，你就住下。”

“是啊。当心走到石拱桥旁，被桥生老倌拉了去！”

“万一他披头散发跳出坟来，把魂嚇掉了，叫你媳妇跟老岳母帮你去喊魂，害羞哟！”

宝树深信自己身强力壮，向来不信鬼神，无所畏。说：“怕哪样？桥生老倌跟我好得很哩。他的坟，就是我砌的，咋会来拉我嚇我？就是真的出来，我不消使多大力气，提起后领子，一甩也能甩进洱海心……”

他想着、走着，不觉就来到了石拱桥旁，走上了那道便桥。无意中抬头朝垮桥上望望，突然心里一惊，但即刻镇定下来了。再看看，张口喊了出来：“谁？”问声发自五脏六腑，自我也觉出有点变调。

桥头有个黑影子，有点背驼，像是朝东张望。“谁”声一响，黑影一晃不见了。

“夜这么深，哪个还站桥头呢？况且……”宝树自忖，定了定神，酒醒了，恢复了平常的胆量。他几步走过便桥，返回



头爬上石拱桥，左看右看，什么也没发现。再朝那黑越越的坟头看看，除了坟外，是那石碑，但就在石碑旁，还出现了桥头闪过的那影子，也只一晃，影没了。刹那间，这条有十分胆量的壮汉，全身汗毛直竖，“嗖嗖嗖”蹦跳起来的一颗心，几乎窜到嘴皮外。他不敢再望，也不敢再站，撒开两腿，慌忙往十官村跑去。

当晚，他就发高烧，说胡话，还惊坐在床上，睁着失神的双眼：“鬼！鬼！……”叫得一旁的媳妇不战而怵，唤来邻居压阵；两个孩子也吓得缩在被窝洞里，闷得气喘汗流也不敢露头。

第二天，人们发现医生前晌午进了他家；后午他媳妇手抬一杆小秤，秤盘里放着他的帽子，他岳母抱一只大红公鸡，又端一尖碗白米，双双出家门，来到石拱桥替他去喊魂：

“归来！归来！宝树掉的魂归来……”岳母跪着，叫一句，撒一把米，“掉在西边从西边回来……”放一旁的，栓住双腿的大红公鸡拍腾着翅膀，“咕咕”挣叫。站一旁执秤的媳妇弯腰止了止公鸡的挣扎。岳母扭头望望，改词道，“鸡叫狗吠不消怕，放放心心走，大步大步走，回来，回来！……”

这事在村民中，引起了传谈。不过震动不算大，范围也不广。只像刮起的一小股地皮风，“呼”一下过去了。

过去并不等于就结束。

没过几天，又有第二个人在桥上发现了那个黑影。而且是在明晃晃的月光下。那晚，是月中，十五月亮前一晚。

村民们的议论，比头一次大了；传播的范围，也广得多了，时间也拉得长了些。

以后两个月里，活见鬼的事没有再发生。不知是活人谨慎，



还是死人收了魂。

渐渐地，人们把这事淡漠了，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麦收了，地犁了，泡水栽秧了。

旱。很严重。

人们争着挖那淌半天也浸不满一亩田的水。

水泵房里的机器隆隆叫。抽上来的洱海水得轮流着灌溉。

白天挖不到水的，就在晚上去挖。

那晚是月尾，农历二十四日。“二四二五，月亮出来鸡开口。”大半夜是没有月光的。就在这一夜，第三个人去挖夜水，在桥头又看到了那个黑影子。

他回家就讲给了自己的媳妇。

那媳妇去挑水，在井台旁传给了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去洗菜，在沟边又讲给旁边的人听。

“昨晚，德才爹又见那个鬼了。”

“啊？”

“什么样一个？”

“身穿皮褂子，驼腰凸背的，倒背双手，正朝东望——”
传者传道，“他就咳了个嗽，黑影一晃不见了。”

风传。

传一个加一枝。丰富了，具体了，也更神奇了。越奇越惊人，也更勾住人。

“什么？果然是谷旺爹？”

“白亮他阿老？”

“桥生那老倌？”

“看花了眼吧？”



“花什么花。那穿的，那身形……跟他在世一模一样……而且一处不跑，跑到那坟边做什么？你想想看，啞是？”

“哦？！……”

“嗯呀？！……”

沉思。

吟持。

继而大发慷慨：

“也倒是。常话说人死魂不散，老倌这个死了也还恋着桥。”

“难怪得他大坟不享，偏看中这地方。”

“恐怕远不是这意思呢！”

“是哪样？”

议论热烈，达到顶峰，史无前例。

活人把死人说转还阳。

于是，桥生老倌走出坟墓，又回到了十官村。

三

妈死时，桥生刚满五岁。五岁的孩子失去了妈，怪可怜的；已过四十岁的爹，失去了妻子，也很造孽。想再娶一个，不容易。父扯幼子，子靠父养，凄凄苦苦一晃又一年。爹死了心不再另娶，一心要把小桥生抚育成人。

“小生给想妈？”一天，爹爹问。

小桥生埋头默了默，想起爹爹自妈妈死后，爱发脾气，一发脾气就挨耳光的事，就回答说：“你不打我，我就不想；你



一打我，我就想。”爹爹一听，眼里突然出现了泪花，一把把他搂进怀，脸贴着脸，“往后，爹不再打你，啊？”

从此，他换得了全部父慈，父慈又赢得了子顺的宽慰。

无论爹走哪里，他也跟着到那里。他成了爹爹的一条尾巴。

每天晚上，爹爹爱上启华阿老家闲，他也一同去。

启华阿老那儿可热闹呢。

启华阿老一辈子没儿没女，也早丧妻。开初跟人家抱养了个姑娘。把姑娘抚养大，给她招了个姑爷。他把五个孙子一个个领大，他人也老了，活也做不了多少，那两口子看他不顺眼了。他受不了那份气，向人家借了间空房，搬出来独人过。

他很乐观，从不愁眉苦脸。冬天晒太阳，夏天树下乘阴凉。后领口常斜插一支短竹笛，墙根一蹲，或大树上一靠，拔出短笛直着吹。一吹两腮鼓出核桃大的两砣来，手指在笛眼上一按一放：“地地吾岛吾地的……”那是四月间的绕山灵曲调，谱曲大致是这样：“5516153……”（嗦嗦多拉多嗦咪）填上词是“上果那西果奔”，这是白族话，译成汉语是这种意思：“三串南四串北”。白族人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举行绕山灵盛会，又叫狂欢节。二十三日这天，白族各村不分男女老少，自结一体，聚成一路，沿傍海路南行，一路对歌弹跳，前往今巍山（云南省大理州一个自治县）的巍宝山（地名），住宿一夜后，于二十四日起程往回北走，沿山脚（烧香路，今已路断，改道今直通西藏的公路）北行至圣源寺（又称中央神祠，是白族信奉本主的爱民皇帝、又称中央皇帝的一座寺庙），然后才陆续散伙。“三串南”，指的是二十三日走南头，“四串北”，指的是二十四日回头走北。为顺口起见，人们就把“二十”省略了。



他还是个半路出家的泥水匠和补鞋匠，又有一小块田。所以吃不用愁，开消零用也有门路。人很有良心肠，好客，更喜欢别人上他那儿闲。人们上门来，烟给你一锅——草烟；茶倒你一杯——当然不仅是一杯。

他借住的是一间堂屋（屋主在外，无人居住），坐西朝东。屋里摆设不多。床是睡的地方，一张大柜是装吃的，一只小土缸也是装吃的，还有一张小小的木柜。其余是瓢盆桶凳。没有灶，只用三个砖塔地灶。一口铜锣锅，焖饭；一只土罐，煮菜，也可以煮饭；还有一把能烧两斤开水的铜壶。地灶上是一根从楼楞上挂吊下来的铁链子，拴了个铁勾子，烧水、煮饭，就往上一挂。屋内被烟熏得黑亮黑亮的，他的手上、脸上也往往抹着黑烟灰。

上他那儿闲的，常时是七八个老倌和为数不多的汉子。进了屋，哪儿有空就往那儿坐。那张垫着草席子的床上，往往一挤就是五六个。人们抽着旱烟，地上冒着火烟，屋里满是烟雾。呛不住就房门大开；再呛不住，一个个眯着眼，揩着眼泪水，在说，在笑。笑声各式各样，笑脸一人一相。嘴张开来，有门牙的，缺门牙的……

绝多时间是大家听一个人讲、唱，看一个人的比、扭。

这个人就是寿禄老倌（其实他才五十岁出头）。他原在省城当轿夫。为避战乱，跑回家来了。并不识一个字。但四处闯荡，又处那种场合，什么都来一手，又什么都没出息。三国、水浒会讲一些，滇戏会唱，还会学角色比扭，也讲狐妖鬼怪……

桥生跟着爹上启华阿老家听故事，那张小木柜是他的位。坐得住就坐，坐不住就躺下。腿一弯，身一曲，像只小虾子，那位刚合适。听着听着，呼呼睡着了。



“桥生，醒醒，回去了！”爹拍拍他的小屁股。

惺忪中，他坐了起来，揉着眼，打着哈欠，辨不清身在哪儿，处在白天还是深更半夜。只懂得爹唤他回去，伸出两只手臂来——爹爹一弯身，把他揹上背，走着。他在爹背上，呼呼睡得香。

那晚上，寿禄没到场，生病了。几个人就你一台、我一个地瞎吹乱摆。

讲起了石拱桥。

特别突出村北的辉映桥。

“我们村子何以名为十官村？那是出过十个大官。”

“据说，我们村之所以出官出员，就是因为有那座辉映桥。”

“那可不是。这桥呀，是龙首，在得高，挡风水，回地脉，村子才发旺。”

.....

桥生才七岁，听不懂那些名堂，但获得一个概念：石拱桥好，有这座桥，村里就出大官大员。他觉得这辉映桥神秘，威大无比。

他深深爱上了辉映桥。

他为十官村旁有这石拱桥而感到自豪。

他为自己能生长在十官村而庆幸。

老人们还讲：石拱桥像马背上摆的鞍子，上石拱桥就等于上马骑鞍。上马骑鞍，只有贵人才有那福气。过石拱桥，能长命百岁……

从此，他天天跑上石拱桥。

他成了三十岁的壮小伙。

人说三十而立。他什么也立不起，连媳妇都娶不上。

他仍不忘跑桥头。

他的虔诚，感动了这座辉映桥。辉映桥默默地接纳了一个逃荒来的苦命人，转赠给了他，并乐意地接受了他和她的恳求，当了他俩的证婚人。

他在这座桥上，得到了一个美女子，比他还年轻十岁。

四

那时，他还未成年。启华阿老死了，常上他家闲的老人也相继死了。连年未过六十岁的爹爹，也丢下他的幼子，跟着去了。

爹爹死于瘟疫。瘟疫不止夺去爹爹一个人的生命。他成了可怜巴巴的孤儿。

丧事是叔叔和婶婶出面操办的，因为家族里的成员出来说了话，叔婶碍于名声，不得不办。事情刚过，他家的房产、土地等都归了叔婶家。

叔叔说：“桥生，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独自咋过，到我家好了。”

婶婶在旁直白眼睛。

家族里的人说：“桥生他叔这个想法好，理当也如此。桥生并拢你们家，好好抚养抚养到能成家立业时，让他再回这家门来，开开这道门。至于他未成家前，这房地祖业，暂归你们管理。……”

婶婶这才和善了脸形。而桥生他从这时起，也归叔婶家的了。叔叔是闽南走北做生意的摇钱树。



婶婶是连尿也想滤了吃的管家婆。

小桥生在人家眼里不是侄而是个奴才。

“桥生，捎阿三去！”

“桥生，放马去！”

“桥生，……” 婶婶发号施令，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小桥生不敢怠慢。不然，耳朵揪得火烧样疼，还嚯嚯叫；嘴巴打得啪啪响，张口一吐尽是血。“咳——” 刚哭出声，婶婶用巴掌一堵，“你敢哭？哭出来就把你丢进洱海去！”

他做活去了，回家早了点，挨骂：“这么早就回来，想祖脖子，喂狗！” 回来迟了，挨揍，“贪玩你的死，还叫人候你。拉你爹妈莫死去！”

婶婶舀进碗里多少，只能吃多少。他天天饿着一半。有时，连那一半也捞不着。饿不住偷生的吃。那次，抓了瓶罐里的一把腌菜，正吃着，被婶婶发觉了，打得他皮开肉绽。

冬天，身挂一件补丁裳，脚拖一双没后跟的破烂鞋。

自家的两间房子被婶婶用来当储室，门上上了锁。他在婶家住在小漏阁里，除了一张小床外，尽被家什杂物所占据。床上垫的、身上盖的，是爹死前父子同用过的那一套……

尽管如此，他仍没忘记辉映桥。白天去不成，晚上去。坐那点呆老半天，站那点想老半天。想什么？还用说什么！出去久了，回家晚了，漏阁门锁死了。住哪呢？热天跑来到桥下，在桥洞里过夜；冬天就钻人家院心里码的稻草堆。

他常被别家的孩子欺负。一回、二回，他忍让着，逼不住了就还手自卫。还起手来，什么都忘了，小命豁出去了，像一条发疯的小牯牛。对方吃了亏，回家告爹妈。爹妈知道他的处境，